

王维去世之后,非常喜欢诗人的代宗皇帝让诗人弟弟王缙搜寻其诗。当时身为宰相的王缙回奏:经过诸多变故,特别是“安史之乱”后,兄长诗作已经十不存一。这是怎样的概念?王维现存有四百多首诗,如果按此推算,他当年的创作总量应该在四千首左右,这好像不太可能。唐代诗歌创作总量最多的是白居易,他不仅创作时间长,而且为诗病魔:“酒狂又引诗魔发,日午悲吟到日西。”(《醉饮二首·二》)即便如此,也不过写了两千八百余首。北宋第一高产诗人苏轼所存诗作两千七百多首,词三百五十多首,文章四百八百余篇,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。王缙的说法显然有点夸张。因为当时诗人离世并不太久,更没有经过苏东坡那样的大跌宕,作品不会有太大失散。

王维的诗文有相当一部分丢失不存也是可能的,这或许在许多人看来不好理解,因为诗人总是格外重视个人的作品,比格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世俗物事,心灵积存当然异常重要。除非是迫不得已,他一定会珍视并努力保存,这和其他的一些世俗事功非常不同。随着宋代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,越来越多的古代诗人生前或亲手或由他人编选诗文集。即便是印刷术不算发达的唐朝,白居易和李商隐也曾多次编纂自己的诗文集。并未经过人生大跌

## 淡漠也是一种进取

——解读王维  
张 炜

宕的王维,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大部分诗文丢失?但从另一方面看,他最爱、最看重的“辋川别业”苦心经营多年,尚且可以舍弃。王维生性淡泊、冷静,对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积存,或许都不特别看重。

除了看轻文字积累之外,就写作本身看,王维也常常处于一种极简的、聊作抒发的状态。他一生基本上没有长诗长文,七言诗的数量明显少于五言诗,可见在形式上也选择了简单。他信佛习禅,讲顿悟,其特征都是少与简。对佛教经典的精心研究,可能使之抵达此种境界。在现实人事纷争方面,他越来越讲究

管如此,在威势胁迫之下还是处于一种恐惧状态,那种软禁生活也实在折磨人,所以就心路而言,比起同时期陷入乱局中的杜甫,当要艰难曲折一些。

对于少年时代就努力追求的仕途生涯,后来的王维渐渐表现为一种可有可无和随遇而安,这与他的人生哲学统一,与其所寻找的自我的一个侧面叠印。他原有的某种生命棱像即性格被发掘出来,产生了至大作用,结果是长短互见:避免了激烈冲突,保全了生命;心灵脉动与

情感波澜变弱变小,归于平淡和闲适。虽然这在审美上也能抵达另一种境界与格调,具有独特的价值,但毕竟让我们感受到一些空白和遗憾。也许这种期盼有些过分,只是一种审美奢望而已。

不可否认的是,省略也是一种功力和修养,也需要一种磨炼的韧性。这种态度和方式贯彻在王维的一切方面,从生活到写作,都是如此,甚至超乎寻常和预期。比如对于李林甫之凶狠和张九龄之知遇,二者在现实的强烈对比中,似乎并没有激发出诗人心理上相应的一些情感元素,我们从作品中看不到心灵的波涌,少有激烈愤痛之辞。他这时的文字大致是无言,是置身事外。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,谈笑无还期。”(《终南别业》)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。”(《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·鸟鸣涧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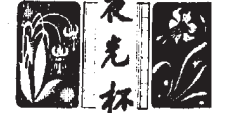
要知道李林甫专权之期,正是张九龄受贬之时,这爱恨亲疏之间隐伏了多少东西,都被省略和简化了。躲闪、空虚、闲坐、无为、远遁,以至于爱上清冷和空寂,进入并享受一种

## 碧桃

吕晓滨

婆在树旁种豆,豇豆角、眉豆角,藤子爬上桃树,将桃枝遮了个严严实实。豆角儿开,豆角儿挂,也是好看,豆角还能掐了炒来下饭,婆婆乐得合不拢嘴。但豆藤喧宾夺主爬了几年,树就受不了了,终于有一年不再发芽开花,悄悄地翘了辫子。

小二十年前的事,至今怀念那棵开花的树。其时并不知道它叫碧桃。以为自己很懂,常告诉不懂的人说那是桃的一个观花品种,人工培育而成,不怎么结桃子。结了也就是几粒酸涩小果,不好吃,没有经济价值。这话当然也没有大错。后几年对花木上心,始知它有自己的芳名,是桃前加了个碧字。还知道它花开多为重瓣,但也有单瓣品种。花色有白,有粉,有红,有深红。红白二色同开一株,很是妙品,最为宜人。春三月间与百花同开,比早樱稍迟,比晚樱稍早。独开也还惹眼。混在百花丛中就相对含蓄,不事声张,容易被人忽略。前日沿着山坡闲步,无意间撞见十来株碧桃花开在一棵巨大的香樟树下,姿容静美,引得我踩着苔藓高一脚低一脚上前细看。香樟的浓荫之下,它们近于酒红的重瓣花儿无甚反差,自然不够鲜亮。却似隐在暗处的红衣美人,自带几分神秘感。起了折花之心,想象若用我的摇铃尊儿插来供养应该别具一格。也只是想想,不曾下手。由花儿在无人之处自开自谢,也是一点慈悲。



## 夜光杯

“禅境”。如此一来,政敌也就不成为敌,诗人在同僚的竞争中也可忽略。一个人既不被设防,危险也就减去,出其不意的机会说不定就会降临,这就使我们看到接下来发生一些怪事:在政治靠山被贬之后,王维竟然可以得到几次升迁。

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,与其艺术上的机会,说到底是一体的。淡漠,平静无为,反而有了另一种进取的可能。这是极为特异的情形。“禅”本身即极大简化与省略,“顿悟”和“了悟”晦涩之极,与其说是一种深刻的哲学与宗教,还不如说是一个更为开阔、更具有含纳性的极其模糊的心智地带,这里可以包容更多的遁词。也许这种世俗化的诠释会导致很多误解,但客观上确实如此。

王维之诗不可能有太多长制,因为他的一切只在简与省中存在,并在这种极致的减法中引起猜测与共谋式的再创造。

直到今天,某些现代诗人的所谓“减法”,也有类似的倾向和功能。但是这一切的反效果也同时存在:一旦消极到了一个极端,一定会滋生出难以承受之轻。也就是说,它们本身有可能轻淡到可有可无之境。



那些花儿 (中国画) 鲍 琴

说走就走,回宜昌。从武汉回宜昌太方便了,动车无数趟,路程两小时,但我回去的次数还是屈指可数,一晃又三年没回了。父母都不在了,回去总是处理一堆事情,我想为自己回去一趟,看长江。

长江不也在武汉吗?武汉的江滩像这城市一样宏大,大则远,关键我总觉得“隔”,人跟水隔着。在宜昌,不论在哪里,走几步就到江边了,人与水相依相偎。回宜昌夏天最好,去年的夏天这么长,进十月还这么热,不就是在等我吗?晚上的江边尤其宜人,沿江走一段看船,看人戏水,看对岸山上的灯火,再看人跳广场舞。坐在广场舞的音乐声里,我把想做的事想清楚。从前我曾多次骑车过三江桥,是走哪条路上桥的?桥在哪儿?我竟不记得了。还有从一中附近的江边一直往前骑,就会到葛洲坝,也多年未去。现在新城日益扩张,老城日渐消失——到宜昌东站后坐公交车到市中心,看到西陵一路竟然拆掉了,南面全拆光,多少年矗立在十字路口的新华书店没有了,北面也已拆掉大半——我再不回来,就看不到我熟悉的宜昌了。

广场舞散了,我走路回客栈,沿途再看看。从解放路天桥下来,拐进致祥路夜市,到了路口,几条交会的路都是新的,辨不清方向。走进一方,看见时代广场,这是解放路;退回来另走一条,这是珍珠路吗?越看越不像,看路牌是四新路。再退回来,在街口问卖炒板栗的摊主珍珠路怎么走。他告诉我,又叫我“回来”:“我听你讲话是宜昌口音,怎么会不认得路?”我说这几条路都变了,而且中山路小学那一块修了之后,方向跟以前不一样。他点头,我理解为最后一句话

说得到位。我竟然会找不到珍珠路了。

次日一早起床,我去钻了一阵老巷子,并过早。一路没找到共享单车,沿横湖岭走了一段,终于看见一辆。骑上车到前面路路口,就看见了三江桥,从桥下的路下坡到底,就到江边了。到这儿就想起了,从一中的江边过来也就是这里,我想走的两条路其实是一条。我沿江骑去,阳光柔和,树影斑驳,我在一片林子里坐了好一会。江对岸是西坝,那幢高楼如旧。到了滨江公园段,对岸就是形状像金金字塔的磨基山,城市再变,江和山总在那里。

我想给肖叔叔家打个电话。多年来,肖叔叔一直是最亲切、对我们家最好的人。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家生活困难,他常来看我们,每回来必带两条大鱼,如果我们不在家,他就从门上的窗口把鱼丢进来,我们回来一推门:噢!两条鱼。2016年我妈妈病危时我给他打电话,他说他也在生病,顾不上了,我也就没敢再联系。又过了这几年,那次电话里他虚弱不支的状况让我以为他可能不在了,我打算去看看肖妈妈。我从江边拐进二马路,再转到红星路——童年历历在目,二马路口那个我曾在里面喝饮料的西洋风格的小楼原来是老天主堂——一路都没有店,转到解放路才有家精品水果店。我打电话,通了,居然是肖叔叔本人。“肖叔叔吗?我吃惊加意外,一下哽咽了,仿佛已去世的父母重生。我说我十几分钟后就过来。马上进店,买了些上好的水果、牛奶,再骑回江边去,他还是住在江边的一座院子里。院外街边,一位老人坐着在等我。肖叔叔,他八十七了,和老伴儿身体都还不错。

明天,是几度?晚上,我问语音播放器,里面回答:明天,气温零下4度到0度。那今天又是几度呢?又问,回答:今天,气温零下6度到零下2度。空调声中,房间里依然有几分寒意。那身处农村,多是空旷之地的父母亲呢?据说,农村比城市要冷上3度以上。我问播放器:明天,郊区是几度?回答:零下8度到零下3度。这让我惊诧,还有女儿的惊讶声:郊区这么冷,爸爸,那爷爷奶奶不是要被冻坏了?

两小时前,母亲的电话适时打来过,问我,城市里冷吗?明天你那里又要零下4度了。我说,还好,我天天待在房间和房间之间,到哪里都有空调,哪怕是走路几步,也就到了,自然是不觉得有多冷的。母亲说,让佳佳多穿点衣服,你们也多穿点衣服,要照顾好自己。佳佳是女儿的小名。20多岁的姑娘了,快80岁的母亲还是愿意叫她的小名。我说,好好,我知道了。我刚烧好一个菜,正准备烧第二个菜。比起寒冷,那一刻我忙于我们的物质生活,只有完成了炒菜的任务,才能尽快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。电话很快挂了。我都忘记了问母亲,他们在农村冷不冷?

什么时候起,母亲开始关注天气了?似乎是我去了城市后,好几个晚上,乍暖乍寒的气候变化之间,母亲问,明天降温了,你多注意保暖,或者说,天气又要热了,空调多开开,别太省钱了。每晚7点,是电视台播放天气预报的时间,母亲给我的天气预报也接踵而来。

晚上我做了个梦,梦见我给孩子已上中学的女儿打电话。我说,明天要降温了,你多穿点。女儿说,哦。我又说,明天又是37度,你空调多开开,别省钱。女儿说,知道了。我说……我给女儿打了若干个电话,女儿却从来没有问我哪怕一句,你冷不冷?你热不热?都是我兴奋冲冲地打电话,刚说完女儿电话就挂掉了。我握着话筒,孤零零地像在等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

是不是,我应该现在就打个电话给母亲?漆黑的夜,我突然泪流满面。

的灵魂,让你想提升自己的思想,变得更好。阅读刺激我的写作,冲动时立即投入创作,至今我已出版个人专著20种,新著《井获居屋》上了图书发行榜单,《读写光阴》即将在年中出版。

我当编辑近20年,退休后在电子杂志《上海纪实》兼职,亦是一件既接触社会又发挥余热的两全美事。在图书馆做读书讲座,与年轻人一起搞活动,参观城中各类文化艺术展览,增加自我活力,非常快乐。

退休了,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,将来未知,很有可能人生不如你想象得那么长。我拥抱当代网络智能生活方式,写公众号,做小视频,在朋友圈分享美好的事物,一盘新菜,一本好书,一段录像,播撒阳光有福同享,有一首老歌的旋律经常涌动在我胸中:“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,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,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,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”,每次路过公园,见到载歌载舞的同龄人,我都会停下脚步,欣赏那些“没心没肺”的快乐,感叹智慧城市不仅仅看硬件,还应该看软件,看退休人士的生活质量。

老树花开,繁茂似锦。

### 十日谈

人生第二春

责编:殷健灵

还有谁像我一样爱操弄画笔?请看明日本栏。

**编者按:**退休之初,或许有种种不习惯,也可能产生失落感。但是,退休又是人生新阶段,可以去完成过去想干而没有时间去干的事情,也可了却各种未竟宿愿。今起请看一组“人生第二春”。

我上小学时,语文课本上有一句话,全班同学每读每哈哈大笑,曰:“树老根多,人老话多,莫嫌老汉说话啰嗦。”这是一句很可怕的引言,因为那老汉即将开始对身边人滔滔不绝数落,而你闻言必须迅速鸟散,否则耳朵便会遭殃。

打小头脑中对人人老境有过这种负面印象,我们这班男生60岁,女生55岁(或50岁)即退休的人心里多少有所戒备,人老了不能招人厌,没事不要光数落年轻人,得自个儿安顿好今后的日子才对。退休是件好事,在职场熬了一辈子终于得解放,迅速转换角色,适当定位才是正道。

老同事老朋友,有一技傍身的留单位发挥余热,态度要好;闲钱捂不住组队全国各地旅游,游山玩水,身体要好;爱好园艺的换个远郊的大房子,亲近自然,心态要好。业余爱好壮志未酬的,无论是体育运动、文学写作、艺术创作,还是“微信”“微博”“抖音”“小红书”“豆瓣”“知乎”,都可以展现个人风采,网络世界门槛不高,不拒绝退休人士,去吧去吧一不留神网红了,在亲戚朋友中尤其在家里地位直线上升。

话是那么说,可初退休时人心情不免偶有跌宕,嘴上说解脱了,不用每天坐班打卡,早晨眼睛睁开,头脑里打转的都是家庭主妇一些洗洗晒晒的琐事,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幸好我热爱的阅读写作习惯拯救了我,转眼退休已逾十年,我深刻体会到在我国,退休人士是幸福指数最高的群体,可以与未入学儿童媲美。

我在职时做的是编辑出版工作,大多数

## 似锦繁花

孔明珠

时间是“为他人作嫁衣”,策划选题,约稿采访,改稿发行连轴转,不免职业疲劳,而做自己的策划人想法付诸实践,“亲生”孩子感觉当然更好。尤其是我除了写小说散文,还为自己开拓了美食随笔写作那条路,十多年来有来自日常生活写不完的鲜活选题,很多人说我的文章贴近生活,是呀,我可不就是普通退休人士,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日子里,无须采访素材喷薄而出。写美食很快乐,也让家庭生活品质提高,结交到相同趣味的朋友,不埋怨不唠叨,顺应人生法则,乐观面对老去。

从年少时养成的阅读习惯让我受益匪浅,文学阅读始终是心灵安放之处,世界上有那么多有品位的作家,打开书籍便遇见有趣